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七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三

器用

詩十首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細聲蚯蚓發銀餅

鱗 石鼎聯句時於蚯蚓微作蒼蠅聲

擁褐橫眠天未明

襄

鬢鑷殘欹雪領

希聲 金屈鉢洗霜鬢

壯心降盡倒風旌

少公 齊王曰寡人大還丹祕契圖曰凡一斤藥有十六兩每兩有二十四銖云云從冬至建

心搖搖然如縣旌子日夜起火分兩錙銖相應

倦聽山城長短更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

不解鄉

俗謂竹几爲竹夫人

王戎妻謂其夫曰親鄉愛卿所以脚卿士不脚卿誰當卿卿

紙帳

亂紋龜殼細相連

慣臥青綾恐未便潔似僧巾白疊布

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然如細纏名爲白疊子國人

取以爲布甚軟白又杜詩細軟青絲復光明白疊子

如得雨

如何

踏裏

許檀

置趙后外傳云帝

破屋

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冷似鐵嬌兒惡脚

列後

退之寓幕人語在屋數間而已矣又小說有鼎令

求雨於董君異君異作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所

以得雨

如何

踏裏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

而不蹶以爲鼎則不足疑其飲器也胡有詩答之

隻耳獸齒環長脣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

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

少公

神仙傳上元

府何當垂兩髻團圓雲間鳴

古書雖滿腹

少公

趙壹詩文籍雖

滿腹不如一囊錢

日盛酒真良計

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酌

無錫道中賦水車

翻翻聯聯街尾鴉犧犧確確蛻骨蛇

少公

江浙間人目

水車爲龍骨車

分畦

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牙洞庭五月欲飛沙鼈鳴窟

翻翻聯聯街尾鴉犧犧確確蛻骨蛇

少公

水車爲龍骨車

分畦

中如打衙

江淮間謂鼴鳴如鼓亦謂之鼴更

天公不見老翁泣喚取阿香推

雷車

搜神記云羲與人姓周晉永和中出都日暮寄宿一草屋惟女子居之夜半門外呼曰阿香官喚汝推雷車至曉雷雨作

視其屋乃大塚也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鑠

晉載記赫連勃勃造百鍊刀爲龍雀大鐵號曰大夏龍雀

何曾

斬蛟蛇

火公

王榮刀銘云陸

亦未切琅玕

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切玉

泥切胡爲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

次公

詩案曾供比詩自胡爲穿窬輩至此去以詛當時邪佞之人耳

念此力自藏包之虎皮班

鳳

禮記武

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

公

晉呂慶有佩刀工相之以爲

祥謂之曰苟非

匣中自長歎我老衆所易屢遭非意干

公

衛玠曰

非意相干王倒載于戈

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

晉孟郊詩妾心古井水波瀾誓不起

不憂

其人刀必爲害包之以虎皮

惟有玉玄通

公

王玄通王覽也乃王祥之弟

階庭秀芝蘭

晉謝安嘗戒子姪曰子弟

亦何豫人事而王欲其往姪答

芝蘭玉樹生於階庭六子

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

公

王平子

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謂百鍊利器以辟不祥

要須更泥蟠

晉班固言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象也

揚子龍蟠于泥

肆矣作詩銘其背

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

杜林注

以待

知者看

鐵拄杖

并序

柳真齡字安期閩人也家寶一鐵拄杖如榔栗木牙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簧行輒微響柳去得之浙中相傳王審知以遺錢鏐鏐以賜一僧柳偶得之以遺余作此詩謝之

公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唐仁梁太

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

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

公

老杜詩落

竹枝詩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瓜甲鏗有聲

四座驚顧知是鐵

公

杜詩落

含簧腹中

細泉語迸火石上飛星裂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閩王餉吳

老杜林注

越不知流落幾人手坐看變滅如春雪忽然贈我意安在

兩脚未許甘乘歇便尋轍迹訪崆峒

公公

老子善行無轍迹莊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性之葛立方韻語陽

秋去空同山汝州岷俱有之杜詩云空同小小麥熟則岷州之空同也黃帝到空同乃汝州之空同

遺年二十南遊上會稽探禹穴

厚禹東巡守至會稽而崩因葬焉民

遼年二十南遊上會稽探禹穴

間謂之禹穴在越州山陰縣而同馬

遼年二十南遊上會稽探禹穴

間謂之禹穴在越州山陰縣而同馬

虎鎌蛟獨蛇蠍

巨口

卞莊子刺虎漢書龜殺吳王鉞音

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云涉澤求蹊披榛覓路

刺

兩錢錐

援說苑西閭過言千將莫耶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刀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官不如兩錢之錐

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云涉澤求蹊披榛覓路

刺

來見公未華髮問我鐵君無恙心否

編

李德裕賜僧方竹杖及冉見問杖無恙否曰已規布襯

取出摩挲向公說

公後漢劉子訓傳人於長安東霸城遇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

陰行曰船頭大銅環摩挲光陣陣矣

觀杭州鈴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勒巾光遶脅

禪小袖

調鷓鴣

大刀長劍龍蛇插兩軍

謀星瓦墜

公公漢光武

之戰會

昆陽

之戰會

李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霏霏點輕素耿耿開重陰風花亂紫翠

公

杜詩千

雪外有翠橫紫

公

煙林雪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會有無事人支頤識此心

厚莊子有漁父者下船而來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和張秉高麗松扇

不公字文潛

可憐堂堂十八公

漢書

吳志注丁固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老子

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

不入光明宮

漢書

武帝太初四年秋起明光殿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近桂宮元后傳曰成都侯商嘗病欲借明光

暑官避萬牛不來難自獻

厚杜詩萬牛回首丘山重

裁作團團手中扇屈身

蒙垢君一洗挂名君家詩集裏猶勝漢宮悲婕妤網蟲不見乘鸞子

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好帝初大平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遂作秋窮詩云新裂齊純素鮮潔如霜雪茲成合羈翁圍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入秋節至涼颸奪之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後江文通擬班婕妤曰婕妤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文乘鸞鳥向煙霧而劉禹錫隱翁歌則曰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鳥文蒼碧網蟲遍先生使事曲折如此

蠟燭

詩三首

祥符寺九曲觀燈

商老

按杭州圖經大中祥符寺在城北

在錢塘門外寺

有明軒樊旣云

紗籠擎燭迎門入

公

李賀詩蠟

按杭州圖經大中祥符寺在城北

大中祥符初賜今號九曲

公

香餅子一枚以灰蓋

或用一薄銀

櫟子尤妙置香在上常令煙得所

金鼎轉丹光吐夜

公

抱朴子神丹經去第九轉之丹朋之三日得仙

子孔子教以塗脂於線使蠟通焉

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

時有術士以藥傅魚投沸鼎中徘徊不死

此直言疏離蓋水置魚其

明珠

上元過祥符僧可父房蕭然無燈火

名譜云燒

香餅子一枚以灰蓋

或用一薄銀

櫟子尤妙置香在上常令煙得所

金鼎轉丹光吐夜

抱朴子神丹經去第九轉之丹朋之三日得仙

子孔子教以塗脂於線使蠟通焉

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

時有術士以藥傅魚投沸鼎中徘徊不死

此直言疏離蓋水置魚其

明珠

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銷

名譜云燒

香餅子一枚以灰蓋

或用一薄銀

櫟子尤妙置香在上常令煙得所

金鼎轉丹光吐夜

抱朴子神丹經去第九轉之丹朋之三日得仙

子孔子教以塗脂於線使蠟通焉

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

時有術士以藥傅魚投沸鼎中徘徊不死

此直言疏離蓋水置魚其

明珠

次韻頴叔觀燈

安西老守是禪僧到處應燃無盡燈

龜摩羅經言法門有無盡

燈無盡燈者譬如意燈燃

百千燈真真皆

明終不盡

永夜出遊從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

漢武帝有千乘

萬騎退之云
躋躅紅千層
投甲辭甲也
水皆邊防之常事
便因行樂令投甲不用防秋更打冰

次公楊軍云
人生行樂時
左傳云三年
兵入而振旅

十分

宣勸恐難勝

食物

詩五首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飽食有殘肉饑食無餘菜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八全賣

續莊子賦

茅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邇來誰獨覺凜凜

白下宰

太和古白下公按魯直是時爲吉州太和縣先是魯直作食筍詩寄先生其序云太和諸生嘗於用龍而先生次其韻

寰宇記白下禾山有浮

一飯在家僧

續鳥巢謂道人禪師曰汝若了

笋九月末人得食之

爭知妙圓躰自空寂即真出家

何假外相當爲在家菩薩如謝靈運之壽也

至樂甘不壞多生味蠹簡

續韓詩豈殊書蠹虫生死文字

間食筍乃餘債蕭然映樽俎未肯雜松芥君看霜雪姿童

稚已耿介胡爲遭暴橫三嗅不忍啜

續莊子大雅三嗅大而作論語

搢勢迫風雷噫

續莊子大雅風氣其名爲風

朝來忽解

三月十九日携白酒鱸魚過詹史君食槐葉冷淘

續莊子大雅

無已子美有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灑玉蛆

續水經注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掘河流醞成芳

酌縣食同枯枝之年挑於桑落之辰故酒日

遠十分一盞即開眉

樂天詩不似杜康神用

一澆空腹五車書

續莊子惠子多方其書五車

暫借垂蓮十分盞

厚

厚記少儀曰與羊魚之醒韞而切之爲膾注云耳朶之言牒也先

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退之詩云冰盤夏薦碧實脆

槐芽餅

蓋取槐芽汁溲麵作餅即鮮碧色也

紅點冰盤藿葉魚

厚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

意荅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伙韶煮州蔓菁蘆菔羹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享常支折脚鼎

續易曰鼎折足覆公

牀龜之支

自煮花蔓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岳老

解作東坡羹

次公

東坡羹先生自名其羹美云耳

先生有造羹之美之法且有頌見集中

中有蘆菔根尚

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嗜羶腥

劉器之好談禪不喜遊山中筭出戲語器之可同

參玉板長老

騎公

冷齋夜話云先生嘗嘵器之覽覺筭味勝

問此何

各東坡曰即玉板也此老師善說法

器之乃悟其爲戲

大笑作渴云云

叢林真百丈

次公

禪門謂之叢林傳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

法嗣

有橫枝

玉板橫枝竹笋也

次公

禪字謂之法嗣而禪家旁出謂之橫枝傳燈錄黃梅謂道信師曰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是也

不怕石頭路

厚

欲隱峯參石頭和尚馬祖止之曰石頭路滑既往果爲石頭所困無一語而還

來參玉板

師聊憑柏樹子

頓

傳燈錄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柏樹子

與問擣龍兒

仁

盧仝詩竹林吾最惜新笋好看守方籜抱龍兒奔并溢林數文殊答云巔壁瓦砾而猶能說之

此君那不知

接

王子猷愛竹嘗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繆羹色香味皆奇絕天竺酥馳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香以龍涎仍醲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虧膾輕比東坡玉繆羹

續

大業拾遺

云松江鱸膾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虧玉膾東南之佳味也

酒 詩十二首

薄薄酒二首 幷引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空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

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旣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爾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空五更待

漏靴滿霜

唐元和初始於建福門置百官侍漏院舊但於光德東方而已

不如三伏日高睡

足北牕涼

陶潛夏日虛閑高卧北牕之下

珠襦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

如懸鵠百結獨坐負朝陽

厚子夏衣若縣鵠董京衣百結宋國有

漢哀帝豫以東園以器珠襦玉柙賜董賢顏師古注其制甚詳

鄧山在河南偃師東北王公多葬其地唐人詩云孟郊死葬北邙

不

日之徇人莫知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
欲獻之於君

盜跖俱亡羊

援莊子藏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冊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非憂樂兩都亡

薄薄酒飲兩鍾鹿麌鹿麌布着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

惡妾壽乃公

公公

乃公如漢高云幾敗乃公事猶言此老也

隱居求志義之從

公公

隱

字出論語意言醜妻可與本不計較

東華塵土比窮風

傳前輩去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所發有玉柙發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得行淫穢不如東華門軟紅塵土

公公

東華門蓋百官入朝所從出入之門也

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

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

鳳

後漢赤眉賊帥樊崇陷長安

朝富貴面發紅

司功

古樂府

去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

達人自達酒何功

何

白樂天嘗作酒功贊

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事見前篇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爲楚相

續

史記楚王欲相優孟優子孟復來曰婦言請歸與婦計之三日

慎無爲楚相

不羨紫駕分御食

鳳

杜詩紫駕之峯出翠屏金

謂王駢馬退之贈玉川子詩

又玄微

劉伶渴甚求酒

送入珍

冬暖而兒號

遣赤腳沽村釀

援

退之贈玉川子詩

一婢赤腳老無齒

謂碧香酒也

又玄微

劉伶渴甚求酒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寒年登而妻帝飢

碧香近出帝子家

援

謂王駢馬家造碧香酒也

又玄微

劉伶渴甚求酒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不學劉伶獨自飲

援

劉伶渴甚求酒

指酒器涕泣諫之伶祝曰

自

冬暖而兒號

送入珍

劉伶爲人債春每婦妻

之日給一斗時

日飲無何足袁盎

袁盎爲吳相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

一號斗酒文士告君則利劍刺君矣能日飲無何說王無反如此幸得脫

更將峻語壓襄翁

退之醉贈張籍險語破鬼膽只

恐自是臺無餉

魯穆公亟餽鼎肉子思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餉也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亦以一壺遺之仍用前韻

東鄰主人遊不歸悲歌夜夜聞春相

禮曰鄰有喪春不相援

門前人閑馬嘶急一家喜氣如春釀王事何曾怨獨賢

詩我入自外善夫吾者歌以相扶聲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室人豈忍心交謫謗

厚詩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謗我

大兒踉蹌越門限

徹伊涼

伊涼曲名蓋唐時名

小兒咿啞語繡帳定教舞袖

酒君勿誚免使退之嘲一餉

援退之詩不解

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

聞錢道士與越守錢穆父飲酒送二壺

龍根爲脯玉爲漿

師幽怪錄有巴印人不知姓嘗入橘林見一大橘

象相對身長尺餘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恨不得深根固蒂耳

嘗一紙鵝經逸少醉

鑑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

湏點別腸

孟郊詩云老人

付諸郎

援漢文帝初與郡守爲竹符分爲二以右留京師

舉群相贈義之欣

上元夫人謂漢武帝曰鳴天鼓飲玉漿

他年鵬賦謫仙狂

鑑李白觀晉元宣子大鵬贊

新釀桂酒

善鑑先生有桂酒頌其序曰楚詞曰奠桂酒方

杜詩清晨蒙

杜詩清晨蒙

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

周禮酒人篇

以式法授酒材

周禮酒人篇

菜把仍叨地主

擣香篩辣入餅盆

杜詩清晨蒙

杜詩清晨蒙

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

小山

則淮南王門下八公又有大山小山之徒當時作招隱上一篇

小山之所作也之桂樹叢生芳山之幽又云攀桂枝亦即淹留

招呼

恩

杜詩清晨蒙

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已破誰能惜甌盆

後漢孟敏葛甌墮地不顙而去郭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頽然

醉裏得全渾欲求八公瑾一倉米

周瑜字公瑾嘗過魚膚求貨握

指一倉與周瑜

試蒲莊生五石搏

晉書刺史王弘每令人候陶潛知其當往廬山乃遣人賈酒於半道要之至州問

辛道籃輿未暇走山村

晉書刺史王弘每令人候陶潛知其當往廬山乃遣人賈酒於半道要之至州問

向乘藍輿亦足自反

真一酒

并引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逢蠅又欲醉先生

黃州

日所

醞蜜酒也

稻

垂麥仰陰陽足

元景

談數王元景嘗言大醉

楊夢

彦謂之曰向太低昂

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體散無聲人

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正百書旨相溫有主簿善別

酒味以好者爲青州從事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灑之且鹿

呂嘗遂以大醉二首

正百書旨相溫有主簿善別

酒味以好者爲青州從事

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門

自撥床頭一甌雲

舍下酒甌在床頭

白樂天詩兩山入

山居要錄載天門冬酒法

酌酒

六月六日

六升

冬熟新年喜

外喜至

聞杜子美詩云聞道雲

安麴米春蓋酒名也

七日勤看勿令

熟秋冬十日熟

載酒無人過子雲

者載酒有好事

唐王績

揚誰贊時有好事

醉鄉杳杳誰同夢

厚

唐王績

揚誰贊時有好事

口業向時猶小小

厚

唐王績

揚誰贊時有好事

紛紛

厚

唐王績

揚誰贊時有好事

語汎溢東風有縠紋

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汎

許慎注云酒汎清酒汎

九醞

宜城九醞

九醞

竹葉酒

酒燒竹葉酒

宜城九醞

九醞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昔舊
何人在丘墳應已平唯餘竹葉麴留此千古情

茶詩十二首

月兔茶

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月兔兒木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一似佳
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記夫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此月一缺圓何
年君不見鬪茶公子不忍鬪小團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鸞

唐制詔書有鵠御緩帶鳯御威儀之別

遊諸佛舍一日飲釀茶七盞戲書勸師壁

示病維摩元不病

維摩詰言從癡有發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找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

靈運已忘家

鳥巢禪師謂命日通禪師曰汝若了生死妙圓牀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

謝靈運也

何湏魏帝一丸藥

魏文帝詩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鮮生羽翼

謝孟諫議寄新茶去一椀吟烟潤兩椀破孤悶

盧仝七碗茶

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去一椀吟烟潤兩椀破孤悶三椀雙枯腸惟有舌苔四十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一念爭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朴七椀羹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安茶爲天下第一

我官于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胷中似記故人面口
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
所產雖不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
膩和正雪花兩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古硬
終可錄汲黯少贛寬饒猛漢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上怒變色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贛也蓋寬饒爲司隸校尉好言事犯上竟終以自願

鄭昌玄寬饒有曰山有猛獸梨藿爲之不採

見初殊集

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礦體輕雖復強浮

張禹罷能相家苦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譏王氏所致成帝以禹爲春秋日蝕地震或爲諸侯相殺或

夷狄侵中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且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

張禹贊曰禹以儒宗居相位其醜籍可也然持保位被阿諛之讒

葵

見初殊集

花玉萼不易致道路幽嶮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

磊落收百餅
紙自覺光燭

嶺廬全謝孟簡茶歌開誠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

喫香嚼味本非別透

君謨爲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其品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片重一
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盛近歲製作尤精其品遠出日注之

音茶几八餅重一斤麥
以進
奴隸日注臣雙井
來洪州雙井白芽漸上遂爲草茶第一
收藏

《曆中茶
厚草茶
盛於兩

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

漢書商鞅挾以鑽孝公此詩有味君勿
其達爲洪農太守與典展校尉爭公
攷負生癩安父公按詩案言此詩皆以

下之分妖邪很劣肺輕性滯泥

能團登絕頂望太湖
留車獨駕天上小團月

惠山詔金道人其一
龍團登綠竹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
逢山未免更留連
獨攜天上小雲

國月
盧
續

來話人階第二泉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過吳越
范蠡乘扁舟遊五湖三年飲食窮芳鮮金齏玉鱠飯炊雪
次公
隋唐書嘉話云吳都獻松江

厚海螯言解也江柱江搖柱也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密州即漢之琅邪東武也沃野便到桑麻川按先生超然臺記云余自錢塘移守膠西擇舟蜀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華嚮之美而故采桑之

居昔湖州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即此詩中意也蓋其知密州時剪桐字賡西移升梧之安門至馬之勞云閑林之美而雨采松之前

平聲 **山東人喜** **拓羅銅碾弃不用脂麻白土湏盆研** 蜀人以脂麻

當年沙溪北莞強分別俱出名茶水腳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噍兩奇絕次公李

壯蕩新波光
景兩奇絕
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
子字老杜凡

使一半已入薑鹽煎
薑塗益前茶亦蜀中風俗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

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

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按固經寶嚴院天成二年錢氏建舊額垂雲治平二年改今額元豐中詩僧清順作垂雲亭先生有贈清順新作垂雲亭

詩

妙供來香積

援言怡然之飯于僧厨也香積事見維摩經

珍烹具太官

厚先生自言其餚于公厨也

揀芽分雀舌

厚言怡然之以新茶見餉也揀芽雀舌皆嫩茶名

賜茗出龍團

公先生自言其以太官食

報以大龍團也

曉日雲菴暖

公言怡然飲茶之處也

春風浴殿寒

公是選嘗召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

浴殿翰林學士事唐德宗雅尚文學注意

聊將試道眼莫作兩

般看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魏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縫衣送與漂陽尉

次公孟郊爲漂陽尉有游子吟云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捨

肉懷歸穎谷封

公左氏鄭莊公賓母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錚囚徒其母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異於它時或亡所出母怒不食不歎爲吏嚴而不殘

會湏

難老侍千鍾

次公詩永錫難老侍千鍾則莊子載曾子之言曰吾及親仕三卷而心悅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

火前

試焙分新勝

師川茶品要錄云茶事起於驚蟄前其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二火故市茶者唯伺出於三火之間者爲最

佳

雪裏頭綢輶賜龍從此升堂是兄弟

友式謂邵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爲親邵具以白母設酒饌待之至期式果到升堂拜母

一甌林下記相逢

師僧靈微詩相逢盡道休官去

見一人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

新芽

堯思輔字子方時爲福建路轉運使試焙見前篇注

仙山靈雨濕行雲

子七宋玉神女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

洗遍香肌粉未勻

月來投玉川子

次公韓退之李花詩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廬全乘雲共至玉皇家

得也但覺兩腋習習

謝孟諫議寄茶詩云開緘苑見諫議函手閱月團三百片

清風吹破武陵春

子全詩七枕夢不

清風生武陵
杭州山名
者三十人燒御
沙溪之園民或雜以松黃飾其首面
錄云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
其面善別茶者以內理實潤者爲上

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杭州南史齊帝賜公主首面

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種茶

松間旅生茶已與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
所遺弃百歲仍稚幼紫筍雖不長圓陸羽茶經索者上綠者次
之界橋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孤根乃獨壽移我白虧嶺土軟春雨後
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圓杜詩寄語風光共流
戢出鳥味圓茶並蜀雀舌鳥嘴交頸蓋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未任供臼磨且可資
摘嗅千團輸太官大公太官天子之官主飲食

百餅銜私鬪圓南中以茶相

云建人謂鬪茶爲茗戰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圃

汲江煎茶

活水仍湏活火烹圓趙璘因話錄广李鑑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自臨
前處脚大公茶譜曰袁州之界橋其茶名著者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烹之有綠脚垂下也松風忽作瀉時
聲枯腸未易禁三椀圓盧仝謝孟諫議寄坐數荒村長短更

送南屏謙師并引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二月二十七日聞軒遊落星遠來
設茶作此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
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圓玉川子茶歌七椀喫不得也

又贈老謙

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班

王獻之云管中清窺豹時見一班

清

夜漫漫困搜攬齋腸那得許堅頑

禽鳥

詩十三首

僧爽白雞

美良二十餘年常立坐仄聽經

斷尾雄雞本畏烹唐左氏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禪其為犧也年來聽法伴修行還須却置蓮花漏援遠法師在山中置蓮花漏眠其早晚以為行道之節老怯風霜恐不鳴

五禽言五首

并序

梅聖俞作四禽言余謫黃州寓居定慧院遶舍皆茂林脩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鳥鳴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遂用聖俞體作五禽言

四

按梅聖俞詩集四禽言其下

注則竹雞也婆餅焦也提胡蘆也杜鵑也其詩一曰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蹄陵兢雨又急此鳥為君應斷腸其二曰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柰何遂作微禽啼不息其三曰提胡蘆沽美酒風為竇樹為友山花撩亂目前開勸你今朝千萬壽其四曰不如歸去春山云暮萬木芳參天蜀天芳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安用空啼向高樹

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王元之自黃州移蘄州聞帝鳥問其名或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果卒於蘄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土人謂布穀為脫却破袴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有殘粟豐年無象何處尋唐文宗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平僧孺曰太平亦無象今雖未及至治猶謂小康聽取林間快活吟此鳥聲去麥飯孰即快活

力作力作蠭絲一百箔王秋胡之妻曰采桑力作不願受金壠上麥頭昂元景談桑力作一百箔

一百箔

古樂府

君

不見東海孝婦死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有妾命薄詩作三年乾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驗以殺之郡中枯旱三年不

如廣漢龐姑去却還

始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
廣漢姜詩妻龐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後江
水值漲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
書及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姑父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恩而呼還

異鵠

并序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饑得民有二鵠栖

其廳事訖候之去鵠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公鳳集桐花

宋公有

細禽人謂其如鳳名之曰公鳳蜀有禽

桐花鳳

是時烏與鵠巢巣可俯

撫

師禮記鵠之

巢可俯而窺

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群吁里人驚瑞異野老

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鳶與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

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

志林云吾昔所居書室前有竹

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聲可俯

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毛羽至為珍異難見而能

則殊不畏人間異見之以為異事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

則有蛇鼠狐狸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

故知中

孚化可及忘與鰣

易中孚卦豚魚也

吉信及豚魚也

柯侯古循吏悃愞真無

華

後嘗草帝詔語安靜之更相幅無華

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

族兩鵠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

語良非誇君看彼酷吏所至號鬼車

歐陽永叔有鬼車詩

歐陽永叔有鬼車詩

前漢東方朔為隱語曰充益高者鵠俛

悲俛啄少許便有餘

後漢書也

陶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生如寄良暗孤

魏文帝樂府曰人生如寄

莊子鵠脰長斷之則

悲俛啄少許便有餘

後漢書也

陶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至以身爲子娛

此暗使世說支道好鵠有遺以雙鵠者遺

曰既麥雲之姿何肯爲人耳目罷乎遂放之

上堂立湏臾投以餅餉視若無憂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

退我不如

蜀志云卓君難進而易退

五色雀

并序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旣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粲粲五色羽

援退之詩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皇

炎方鳳之徒

青黃縞玄服翼

衛兩絳朱

臣兩絳朱序所謂兩絳者也易曰朱絳方來

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

我窮惟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破屋無瞻烏

上于誰之屋詩瞻烏爰飛和鳴鏘鏘列仙之需居山澤間形容甚麗

意欲相嬉娛寂寢兩梨

生食菜真臞儒

司馬相如言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鏘鏘如玉佩

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

栗出十詩援

胡爲去復來眷眷

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比都

司馬相如言賈誼弔屈原賦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鵲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羣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飢鳥無足怪野鷺何事亦頻頻

野鷺來

子仁水經注云沔水南有蜃臺號曰景升臺蓋荆

聲似孟達

上諸吟云

野鷺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鷺苦飢飛來爲爾繫絲紜北原有兔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得年深兔老鷺力弱野鷺來城東有臺高崔嵬臺中公子著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心悠哉鷺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鷺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孤夜暉

食雉

雄雉曳脩尾鷺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鬪綵羽落如花喧呼

勇不顧投綱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在佳亨煎雜雞
鷺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爲蜃海上落飛鴟

禮雉入海爲蜃蜃

吐氣成蜃所以吞飛鳥

獸

詩四首

竹廳

野人獻竹廳腰腹大如盃次公竹廳食竹根之鼠也退之詩脣腹空大何能爲自言道旁得採不費置網鵠夷譁圓滑鵠揚雄酒箴鵠夷圓滑腹大如壺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髡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念茲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退之詩擇內於予來儕耳得吠狗曰烏觜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

過澄邁因而濟路人皆驚戯爲作此詩

烏喙本海獒爾雅釋虫篇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

史記張蒼身

則無窮奇之客夜則無奸淫之賓杜詩大迎曾宿客夜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

欲舞跳踉趁僮僕吐舌喘汗兩長橋不肯躡徑渡清深浦拍浮似鵝鴨次公畢卓云登岸劇虓虎援詩闕盜肉亦小疵

如虓虎魏賈岱宗大狗賦故主魏王書

子曰鞚篋當貰汝再拜謝恩厚天不遺言語何

次公終不憂鼎俎畫馴識賓客

次公魏賈岱宗大狗賦故主魏王書

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黃耳事見捕煌至浮雲子由韻

出黔中山胡善鳴

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嘵嘵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吟日上峯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仙都山鹿

老泉詩序云豐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

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予聞而異之乃爲作詩先生亦同賦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游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

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

蟲

詩二首

蠍虎

龍文方言云蠍虎秦晉謂之守宮又曰
蠍蛇其在澤中者曰蠍蜥楚曰蛇醫

竈間守宮稱蠍虎

漢武帝以端午日

黃雞啄黍如啄禾李白詩黃雞
取蜥蜴置之器銅以丹砂至明年端午擣之以塗宮人之臂有所犯輒
消沒以其驗於此故得守宮之名李賀所謂玉曰夜春紅守宮者是也
閭中繳尾同飛蟲巧捷工夫在腰臂跋脉脉善緣壁東方
帝置守宮孟下東方朔別著布筭射之曰以爲龍又無角以爲蛇又有足政政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比數今年歲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援
童男數人衣青衣同聲唱曰蜥蜴蜥蜴興雲能噙渠水作冰雹便
吐霧雨今傍灘放汝歸去歲旱爲之頗有應胡法者置蜥蜴瓮中使
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

二蟲

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趯趯長在此

公

詩云君不見蠍濫堆

春原韻語陽秋去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持其聲翻爲曲亡右皆能傳唱張祐詩云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

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蟲愚智俱莫測

公

莊周言之三蟲又何知

江邊一笑無人識

師

此與杜甫縛雞行末句云雞虫得失無了時注日寒江倚空閣同意

魚 詩六首

渼陂魚

陂在鄠縣公此杜甫詩有渼陂行者也雖士大夫非西人者往往讀爲蕩漾之誤此字從水從美以其故得名

霜筠細破爲雙掩中有長魚如卧劍孟浩然詩遊魚擁劍來紫荇穿顚先染左氏宣公四年鄭靈公享膾子公之食指動公故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以之而出退之詩匙抄爛飯穩送之曹植詩食若填巨氣慘淒紅鱗照座光磨閃携來雖遠鬚尚動烹不待熟指顏香粳飽送如填塹荅堯卿杜詩半濕燙香粳退之詩粥米炊香硬早歲嘗爲荆渚客先人生應制科時同子由頭店杜詩頓頭食黃魚沙頭鎮屬荆南府退之南食詩我來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公退之南食詩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

游儻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砍故人遠餽何以報客
俎久空驚忽贍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鄰幸有庖齋釀

次韻潛師放魚

子瞻

參寥子詩集載此詩其序云虛白齋

之遂命賦是詩有使君事道不事腹祀

菊

終年食甘美之句子瞻遂次其韻

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塵尾

堯微

法雲母吳氏初生雲

徹因名法雲出家之後更不易之時梁武方重佛法尤敬於雲與誌公相若誌公亦重雲號爲大林法師雲長講次有天花散隊羣衆咸見勸異非常又維摩詰室有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菩薩即皆隊伍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墜勸

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

厚

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

識合之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知命當終矣

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生

禮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

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解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盧全

孟簡爲常州刺史與盧全遊北湖盡

買漁人所獲魚故之全作觀放魚

歌

詩鈔魚頹尾任云魚勞則尾赤

公詩案言此詩譏朝廷行青苗助役法

按

數罟未除

吾願此

孟子數罟不入洿

池又曰其願有此

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泥沙

底

次公

三秦記漢武帝遊昆明池見大魚銜鉤而放之間三日帝復遊

豚不藥入

俞

詩云亨調苟失所入候爲鑄邪

伯

居仁

西陽雜俎云天公姓張名堅漁陽人乘白龍振策登天

公案

抱朴子釋鬼篇曰弗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何伯

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

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戲作鮆魚

粉紅石首仍無骨

厚

石首魚名其頭骨乃石也

彥章蘇

州圖經云養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

白雪河

豚不藥入

俞

詩云亨調苟失所入候爲鑄邪

妨乞與水精鱗

杜

詩林花着雨燕脂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

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

東池浮萍半枯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

闕

杜詩林花着雨燕脂

落水荷風翠帶長

吾僚有意爲遷居老

守縱饑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

次公

銀刀白魚之狀

澆濺

初驚玉花碎

次公

儻音士咸反爵音士角反韻書

杜詩出網銀刀亂

但愁數罟損鱗

鬢

次公孟子數罟不入洿池

注云水聲也玉花魚口所吐沫之狀

次公

蜀都賦躍儻戲瀨中流相忘

又吳都賦控清引儻混濤并瀨

澌澌發發湏臾間

次公

詩碩人篇施眾識鰐鮪發發

次公

莊子鷗鴟河記云龐煖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安知中無蛟龍種

邵老

襄河記云龐煖字世文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當風雲會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尚恐或有風雲會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南湖連西江好去勿踏躅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明年春水漲西湖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好去相忘渺淮海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志於江湖自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當風雲會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樂天放魚詩憐其不得所移放於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雲會杜詩主

次公

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

太康中爲牂柯大字去官還鄉

陸機江籬曰被蒙風

春風吹榆林亂莢飛作堆荒園一兩過戢戢千萬栽青松
種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野人易斗
粟云自魯徂陁徂陁縣徂陁山在兗州奉仙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
煤兗州出佳墨多用徂陁山松燒煤束縛同一車胡爲乎來哉西狩獲麟孔詩全句李太白詩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
泉洗浮埃枝傷葉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
嬰孩坐侍走龍蛇清陰滿南臺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
杜詩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退之南山詩力雖能排幹雷電法詞詰我今百日客養此千
歲材時去替不百日歲時去替不百日茯苓無消息杜詩松脂入土千年化爲茯苓雙鬢負日夜催古今
一俛仰作詩寄餘哀

戲作種松

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挿秧二年
餘想作龍蛇長夜風波浪碎朝露珠璣香上六韻言松之生長我
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煮松脂法用桑柴灰水人事多乖迕杜詩人事多錯此言
神物竟渺茫竭來齊安野夾路湏驛蒼會開龜蛇窟松脂入土千年爲茯苓狀如龜蛇鳥獸者良杜甫寄楊不惜斤斧創縱
未得茯苓且當拾流肪金盞百出入皎然散飛霜煮松脂此言也
槁死三彭仇三彭三尸姓也柳子厚罵尸蟲文云人有尸蟲三睡出夔于帝以求饗食以是人多譖過天死腹中何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也
乎澡換五穀腸青骨凝綠髓丹田發幽光白髮何足道要
使雙瞳方見王頤求詩及草書詩注及草書詩注却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公下十謂之曰子能伐三彭之仇謂之曰子能伐三彭之仇
脂之功效正子晉騎鶴還緜氏山頭與世人相別

萬松亭

并序

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傷來者之不

於潛僧綠筠軒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
王羲之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
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
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曰過屠門而大嚼豈不快意
世間那有楊州鶴厚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爲楊州刺史或願騎鶴上揚州蓋欲兼三人者之所欲也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要知西掖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公詩云盡是劉禹錫玄都觀桃
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指此竹必繫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政
庖計已踰白首林間望天上平安時報故人書李衛公北都童子寺竹寺僧日報平安

此君軒

雲幄煙節七洲人犀甲檀槍百萬軍虜薦會叢生何足數
此君眞是此君君

木 詩十一首

塔前古檜

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惠可以求佛法夜立中庭雪齊于腰如今化作兩蒼龍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吳王池館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記名青蓋一歸無覓處只
留雙檜待昇平晉書孫皓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臨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種松得徠字

其四在懷古堂其六在石經院

嗣其意也故作是詩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

古語云一年之計樹之以木百穀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

年之計來之以德公詩云我儀圖之愛莫助之

縣令若同倉庾氏

前漢書孝文時國家亡事爲吏者長子孫居

官者爲姓號倅氏庾氏也

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

援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之詩遂賦甘棠公老杜冬日有懷李

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

老子合抱之木起於毫末老子詩

懇勤記取角弓詩

白詩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和趙景貺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屯蒼雲地連丹砂井

抱朴子葛稚川祖爲臨邑縣有廖氏此年百

歲去井水赤葛疑有丹砂井果得丹砂數斛公

物化青牛君

厚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萬歲之樹精化爲

東與亳州接境亳州老君觀有丹砂井有檜其文左紐其枝枯而再生

青牛秦始皇使人伐大樹有青羊躍出走入豐水又嵩

山記嵩山有大松樹千歲

其精化爲青牛爲伏龜

王孫有古意書室延清芬應憐四孺子

厚范文正公太清宜有左紐檜亦有再生檜

凡木羣體備松柏姿

抱葉松身曰檜爾雅釋木篇

骨立未出龍纏筋巢根白蟻亂網葉青蟲紛乃知蔽芾初

援詩蔽芾甚要封植勤左傳韓宣子聘魯宣子之閒苗曰苗始

其少也煦煦乎何其孺子也今栽檜亦適有四故言四孺子也

他年皮三寸

厚前漢晁錯上書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十水厚六尺

不墮

蓆其名甚要封植勤左傳韓宣子聘魯宣子之閒苗曰苗始

其少也煦煦乎何其孺子也今栽檜亦適有四故言四孺子也

氣含芝木薰初扶鶴

厚爾雅釋木篇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

山中見杜輿秀才求學其法戲贈二首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

厚抱朴子松脂入地千歲化爲茯苓

爲問

何如插楊柳明年飛絮作浮萍

厚水經宿爲浮萍

王仲至侍郎見惠稚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

七齡之名

如今尺五城南杜

厚雞跖集韋曲杜鄴近長安

欲問東

坡學種松

七齡之名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

厚抱朴子松脂入地千歲化爲茯苓

爲問

何如插楊柳明年飛絮作浮萍

厚水經宿爲浮萍

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少愚

按年譜先生以元祐七年壬申遷禮部

翠枯東南美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近生神嶽陰

覆神岳也禹貢云荆及衡山

高櫟杳實陰平林偶隨櫟櫟生

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櫟又匠石之齊至于曲轍見

櫟社樹曰不爲樵木侵忽驚黃茆嶺稍出青玉鍼好事雖此散木也

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鵝手

王羲之性愛鵝山陰道士好

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子澤雉五步一啄十步一飲相贈義之欣然寫畢籠擣而歸

但知覓來禽

羲之有覓來禽帖云青李來禽日

子聞之喜而不寐贈我意殊深公堂開後

閭凡木愧華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樊大籠中

莊子澤雉五步一啄十步一飲不斬畜乎樊中莊樊所籠雉

摧我鸞鶴衿

希臘舒元輿錄桃源畫記有鶴青其衿有鶴王其羽

誰知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迫歸老不見汝十尋蒼皮獲玉骨

少愚杜詩蒼皮溜雨四十里又云秋水爲神玉爲骨

且暮視古今何人風雨夜卧

聽饑龍吟

宥老楮

我墻東北隅張王惟老穀

張王並去聲退之荀詩得時方樹

先櫟櫟大

莊子樗不材之木

葉等桑柘沃

厚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流膏馬

乳漲墮子楊梅熟

張指漢書莊揚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

胡爲尋丈地養此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代者止其旁而不取也莊子曰此木以不材故終天年

之得輿

不材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代者止其旁而不取也莊子曰此木以不材故終天年

規以種松菊

規圖也東方朔云鄒社之間號爲土膏今規以爲死

靖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膚爲蔡侯紙

厚後漢蔡倫造意

練成素黝面類作玉

桐君有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仙方褚實正赤時收取中子陰乾用之

灌洒蒸生菌

莊子蒸生菌苗相也世以火泔西楮而生

腐餘光吐燭雖無傲

爲面染矣霜節幸免狂醒毒

厚莊子載商丘大木嗅之使人狂醒三日不已

孤根信微陋生理有

世有楮實

倚伏

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投斧爲賦詩德怨聊相贖

○卷終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四

花

詩七十九首

吉祥寺賞牡丹

熙寧五年壬子三月先生在杭州作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

劉禹錫詩看牡丹詩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撲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

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杜牧之詩春風十里楊柳過卷上珠

簾恐不如

和陳述古拒霜花

千株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却是最宜霜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

張祐詩含芳只待舍人來

對花

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仙衣不用剪刀裁

劉禹錫詩仙人衣裳棄刀尺宋之間立春詠剪綵花雁制詩今年春色好應為剪刀催

國色初酣卯酒來

唐玄宗內殿賞牡丹上頗好詩謂穆修已曰今京邑詩誰為首出修已曰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初酣酒時揚妃侍側上曰粧臺前飲以

一些紫金釀酒則正封之詩見矣事出南都新書

語爲君零落爲君開

嚴憚詩酒盡花殘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何處更向樽前把一盃盡日問

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李鈴轄座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

李白詩蒲萄酒金色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植詩名都篇云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頭上花枝柰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

珠吹笛何時見

綠珠石崇家妓也善吹笛

欲把斜紅挿皂羅

陌上花三首

并引

游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

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爲易之云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

次公

丁人令威得仙

詩城郭如故人民非

遺民

幾度垂垂老

僧貫休詩一瓶一鉢垂
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

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

次公

杜詩河陽路縣裏雖無數

杜詩借君只欲苦死

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孟子曰孔子去魯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身後風流陌上花且

作遲遲君去魯

古詩青春背我堂堂去

白髮欺人故故生

且更從教緩緩迴

得堂堂去

次公詩案云此譏諷

生前富貴草頭露

杜詩借君只欲苦死

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孟子曰孔子去魯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身後風流陌上花且

作遲遲君去魯

古詩青春背我堂堂去

白髮欺人故故生

且更從教緩緩迴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

次公按公詩案云此譏諷

詩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

此心未信出天工

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

杜鵑潤州寺名有杜鵑

相傳言貞元中有僧自天台移栽之餘詳見後十日復至詩注

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柯放

春妍

不分清霜入小園故將詩律變寒暄使君欲見藍關詠更

倩韓郎爲染根

韓愈之姪孫也自言解造後巡酒能開頃刻花

俄而舉盆有碧牡丹二朵葉有小金字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後責潮州至藍關遇雪乃悟今退之集中有示姪孫相詩第

三聯即是韓湘唐元和中自言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

是年秋與退之於後堂之前染白牡丹一株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

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勦其根

下置藥而後栽培之明年花開朵數一如其說出太平廣記

刀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次公夫廬山記云瑞香花紫而香

上苑夭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

次公劉禹錫詩玄都觀裏桃

伊其相謳贈好紉幽佩弔沉湘

離騷紉蘭以爲佩賈誼賦側

之以芍藥其始蓋出此山

敬弔先生

鶴林神女無消息爲問何由返帝鄉

鶴林神女見前冬日牡丹詩注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

完潤楊繪字元素皇祐五年及弟

月缺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桂堂仙

之在於西王母娘娘之奔月遂託身月中就鳩峯子落驚前夜

天竺山昔有梵僧弃此山

仙有蟾蜍之象焉

夜嘗有桂子落蟾窟枝空言元

桂子落蟾窟枝空言元

桂子落蟾窟枝空言元

桂子落蟾窟枝空言元

桂子落蟾窟枝空言元

老澗邊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城裏田員外

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自有錦

千堆

謝庭皓以詞賦著名時號錦秀堆

珍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芳心因落

家徒四壁立

日薄艷戰輕雷

雷雨昨

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躬勤此察

者見此察者

日薄艷戰輕雷

詩今夕何夕

攀折爲誰哉玉腕

雷雨昨

攀折爲誰哉玉腕

雷雨昨

攀折爲誰哉玉腕

雷雨昨

攀折爲誰哉玉腕

攀折爲誰哉玉腕

日薄艷戰輕雷

詩今夕何夕

攀折爲誰哉玉腕

雷雨昨

攀折爲誰哉玉腕

雷雨昨

攀折爲誰哉玉腕

雷雨昨

攀折爲誰哉玉腕

攀折爲誰哉玉腕

惜花

杜牧詩菊花須插滿頭歸

吉祥寺中錦千堆

錢塘花最盛處

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

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

拂拂按南卓羯鼓錄云

明皇帝嘗遇二月初詰

唐裴行儉平都支渡蜀獲馬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沙河塘上戴花回醉倒不覺

沙河塘上命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

官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他判断之半高力士遣取羯鼓上命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

吳兒咍

北人呼南人曰吳兒晉書賈充言夏統曰此吳兒木人石心

豈知如今雙鬢推城

唐裴行儉平都支渡蜀獲馬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剪裁就中

唐裴行儉平都支渡蜀獲馬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一叢何所似馬腦盤盛金縷杯

唐裴行儉平都支渡蜀獲馬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猜夜來雨電如李梅

唐裴行儉平都支渡蜀獲馬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錢塘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金最盛金盤綵

唐裴行儉平都支渡蜀獲馬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藍以獻于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

唐裴行儉平都支渡蜀獲馬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猜夜來雨電如李梅

唐裴行儉平都支渡蜀獲馬

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杜詩內府

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爲歎惜也

玉盤盂二首

并序

東武舊俗漢琅琊之東武密州所治城即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朵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於七千朵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宰相苔公之別業也苔公即蘇禹珪也

爲周相廣順元年罷而其名俚甚乃爲易之

雜花狼籍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寺粧成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絕品難尋舊畫圖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使物不睹而年穀熟矣

花不能言意可知今君痛飲更無疑

次公杜詩痛飲真吾師

但持白酒勸佳客直待瓊舟覆玉彝

李白詩白酒初熟山中歸周禮有六彝皆有舟

負郭相君初擇地

蘇秦既約六國從親爲從長相六國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詩蘇武使匈奴欲降之知武終不可屈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羊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使物不睹而年穀熟矣

吾家

護若重來

崔護清閑集載崔護清明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叩門求飲

前度劉郎在千里

禹錫蜀

春風小院却來時壁間唯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

君說與春風知

韓昌黎杜詩傳語風光共流轉

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今年

人老矣

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去年崔

護若重來

崔護清閑集載崔護清明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叩

門求飲

鎖因題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

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前度劉郎在千里

禹錫蜀

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坐此復謫播州後十四年重遊玄都

蕩然無復一樹淮陰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

作詩玄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丈劉郎今獨來

次韻李公擇梅花

詩人固長貧子仁漢書張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日午飢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公公退之詩萬類困陵暴尋花不論命酒都將命乞花奉使今折磬清比於陵仲公公漢鄒陽傳言於陵仲子辟三公爲人灌園故得其清

永懷茶山下攜妓修春貢

次公茶山春貢湖州事也張君房勝說云湖州長城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也泉處沙中居常無水湖常二郡守至于境會

亭具犧牲拜廟祭泉其久清溢造御茶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涸矣守或還

更憶檻泉亭次公應是濫泉字爾雅濫施稽晚則有風雷之變云

插花雲髻重蕭然卧瀟蕭愁聽春禽哢忽見早梅花不飲

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魏志魏太祖苦頭風日讀陳琳所作檄翕然而起曰此

愈我嗟君本侍臣筆橐從上雍次公前趙充國傳子卯言張安世橐囊也所以盛書上雍武帝所幸之地司馬遷書云僕又薄從上雍

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注

病愈我嗟君本侍臣筆橐從上雍次公前趙充國傳子卯言張安世橐囊也所以盛書上雍武帝所幸之地司馬遷書云僕又薄從上雍

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注

病愈我嗟君本侍臣筆橐從上雍次公前趙充國傳子卯言張安世橐囊也所以盛書上雍武帝所幸之地司馬遷書云僕又薄從上雍

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注

脫靴吟芍藥次公開元中禁中重

芍藥即今牡丹

果下鞚厚後漢時歲猶獻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

西蜀有楓花鳥似鳳而小先生謂之倒掛子

共故山亦向有桐花集么鳳次公蜀人故稱故山也師人謂之倒掛子

西蜀有楓花鳥似鳳而小先生謂之倒掛子

君亦憶匡廬次公匡廬山名江州寰宇記廬山其

綠毛鳳是也

蓋謂李公擇嘗讀書廬山五

歸掃藏書洞次公老峯山白石僧舍故也事見先生

莊子漢陰丈人方將爲圃

李氏山房何當種此花各抱漢陰甃次公莊子漢陰丈人方將爲圃

蓋謂李公擇嘗讀書廬山五

藏書記辭相送到黃州

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爍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衣半

隨飛雪渡關山次公開山則所往黃州之路先生嘗有詩

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

辭相送到黃州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厚

選登徒子短宋玉賦焉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姿天質自然也

不待金盤薦華屋杜詩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自然富貴出天資言不待金盤盛

傳龍章鳳

遣佳人在空谷

杜詩絕代有佳人

朱唇得酒暈生

杜詩宿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

林深霧暗曉光

楊妃傳明皇方召妃子方醉而來帝曰乃是海棠花睡未足耳

遲日暖風輕春睡足

杜詩宿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

雨中有

杜詩宿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

淚亦悽慘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

杜詩宿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

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脩竹

杜詩宿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

當其意得放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梁率尔步往亦不通主人直

詣竹所嘯自若

杜詩宿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

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

杜詩宿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

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嗤子飛來定鴉

杜詩宿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

鵠天涯流落俱可念

白樂天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

爲飲一樽

白樂天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

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零落紛紛那忍觸

雨中看牡丹三首

霧雨不成點古列女傳陶答子妻云約藏霧雨也映空疑有無時於花上見

莊子云藐姑射

的爍走明珠秀色洗紅粉暗香生雪膚之神人肌膚若冰雪

莊子云藐姑射

黃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

李賀詩天

明日雨當止晨光在松枝清寒入花骨

李衡詩作花骨

肅肅

李衡詩作花骨

初自持午景發濃艷一笑當及時

行樂當及時

依然暮還斂

行樂當及時

亦似惜幽姿

行樂當及時

幽姿不可惜後日東風起酒醒何所見金粉抱青子千花

辛酉公在黃州住岐亭

與百草

杜詩萬草千花動疑碧

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藥

陳慥字季常元豐四年

蕙死蘭枯菊亦摧返菟香入嶺頭梅

李夫人死漢武帝念之不

已乃令方士作返菟香燒之

人乃降

公

十洲記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名曰返魂樹

死尸在地

聞之而即生

人乃降

公

聚窟洲

有大樹

如楓

而葉香

聞數百里

曉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尚記桃花裔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處士骨應槁

西湖處士指言林逋和靖也有梅花詩最知其一六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評詩者以爲絕唱云子仁先生詩話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至林逋梅花詩云云決非桃李詩也

只

有此詩君壓倒

座上聯句壓倒元白楊汝士於裴晉公

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憇厚杜詩江上被花憇不徹

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

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公林和靖詩又云東屋簷斜入枝低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衰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投界有昊

再和潛師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一傾倒

江南無雪春瘴生爲

散水花除熱惱

華嚴經云以白旃檀塗身

洗粧自趁霜鍾早

豐豆山上有種焉

唐皮日休白道詩云無清霜降則鳴鶯

宋武帝宮人早朝聞景陽樓鐘聲即起梳洗

杜詩金乳霜銷鍾徹

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

瓊枝鬪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

子仁漢書鄭崇曰臣心如水

眼淨塵

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

橫機欲試東坡老

列子是殆見吾

衡氣機也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殮

明皇當召太真妃妃被酒新

列子原傳

落英

離騷云朝飮木蘭之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忍饑未忍窮呼昊

史記

太史公言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海棠

東方嫋嫋泛崇光

楚辭光風轉蕙之崇蘭

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

夜深花睡去

明皇當召太真妃妃被酒新

起帝曰此乃海棠花睡未定耳

更燒高燭照

列子原傳

紅粧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其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

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簾暑風招我老

覲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尚記桃花裔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處士骨應槁西湖處士指言林逋和靖也有梅花詩最知評詩者以爲絕唱云先生詩話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天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至林逋梅花詩云云決非桃李詩也只

有此詩君壓倒

座上聯句壓倒元白

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

君詩被花惱

被花惱不徹杜詩江上

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

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公林和靖詩又古屋簷斜入枝低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衰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

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投畀有昊詩云

再和潛師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爲散水花除熱惱

華嚴經云以白旃檀全身

風清月落無人見

唐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清霜降則鳴鶯

宋武帝宮人早朝聞景陽樓鐘聲即起梳洗

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

金乳霜鍾徹

豐山上有種鳥

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

列子是殆見吾

衡氣機也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殼

史記是原傳

瓊枝鬪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書鄭崇曰臣是殆見吾

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

列子是殆見吾

東方嫋嫋泛崇光楚辭光風轉蕙之崇蘭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

明皇當召太真妃妃被酒新

更燒高燭照紅粧矣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其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簾暑風招我老

歐陽文忠公內制集序云京

竹簾之暑風曝茆簷之冬日

玉堂花藥爲誰春纖纖翠蔓詩

催發皎皎霜葩

髮鬢新

只有來禽青李帖

王羲之有問人

他年留與學書人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

次公言在黃州時也伯恭詩文發源云來禽以

味甘來衆禽也

五年不踏江頭路

次公言離黃州五年矣

夢逐東風泛蘋

芷江梅山杏

爲誰容獨笑依依臨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花

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知君對花三歎息

卧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闇梨以詩見招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

照花妍燕坐春強半清陰月屢遷遷平生無起滅

師釋迦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已寂滅爲樂

一念有陳鮮嫋嫋風枝舉離

離日夢驚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邀頭出

次公世俗謂太守爲謫

湖中有散仙

次公韓退之云上界真人是官府

丘如散仙鞭笞鳶鳳終日相追陪

菩薩南漪堂杜鵑花

南漪杜鵑天下無

披香殿上紅鸞覲

次公白樂天紅線詩篇紅

終練綠紅藍染染爲紅線

於藍織作披香殿上綵是已

紅

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閨苑死歸西

湖

鶴林事見本卷冬日牡丹詩注

題楊次公春蘭

次公元祐五年庚午先生在杭州作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青

寫真色欲補離騷傳

次公漢武帝使劉安作離騷傳以其經如春秋復傳其事云

對之如靈

均冠佩不敢燕

次公屈原離騷經名子曰正則芳字子曰靈均

題楊次公蕙

次公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厚左氏管諸草木吾臭味也

詩江妃水仙惜不得又

相識楚詞中

次公楚詞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次公佛家言觀鼻端白謂之鼻觀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

纏老

老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杭州圖經云虛白堂在舊治

間

秋風落日照

橫斜閣人此地知多少

厚漢蓋竄鏡視屋而勤

曰如此傳舍閑人多矣

閑

物化無涯生有

涯

虛白堂前紫薇兩株俗云樂天所種

纏莊子

此之謂物化又曰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

覽天光照海涯

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鍾鼓樓前刻漏長獨坐

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上晉書此詩賜軒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嘉祐時詩人也

楊蟠字公濟建州人

朴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光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剪刻多

次公

紅梅詩南枝向暖比枝寒又退之李花詩誰將

平地萬堆雪剪刀

月黑林間逢縞袂霸陵醉尉誤誰何

霸陵見

鐵溝注

相逢月下是瑤臺

次公

李白木芍藥詩若非辟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上

藉草清樽連夜

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饑鶴啄莓苔

綠髮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

次公

言其昔爲倅時而今縱老霜

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

次公

劉禹錫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

月地雲暗漫一樽

古詩月地雲暗拜洞仙

玉奴終不負東昏

次公

南齊東昏侯妃潘氏

小字玉兒有國色帝將留之以問王武茂曰亡齊者比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王今豈下匹

西郊欲就詩人飲黃四娘東子美家

次公

詩人指言子美也子美詩黃四娘家花滿溪千朵萬朵壓枝低

君知早落坐先開莫看新詩四句催

次公

韓國公大霜枝最多思

冰盤未薦含酸子

次公

水盤真薦碧甃貯冰韓退之李花詩

笑春風木芍藥

次公

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即牡丹也

寒雀喧喧凍不飛遼林空悼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

到雙流燕語時

上梅汎南枝已落北枝方開寒暖之候異也

忍寒留待使君來

蛟絹剪碎玉簪輕

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絹注云泉室退之李花詩夜領張

也林和靖梅詩攀萼折粉綃裁大碑帶疑紅蠟綵初乾

檀暉粧成雪月明

唐李商隱詩如

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

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

公則水居者俗傳斂人自水中出於人間賣絹綃紺

家長姐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靜濯明粧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空骨肝膽醒一生恩慮無由邪

檀暉粧成雪月明

唐李商隱詩如

猶辨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一枝風物便清和看盡千林未覺多結習已空從着袂不湏天女問如何

天女事見第十卷座上賦戴花得天字詩

天教桃李作輿臺

左氏輿臣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平子東京賦發京倉散藥財賚阜僚逮輿臺至

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

廣志云艾納松皮上燒之其煙團聚清白可愛

朋香譜云艾納出西國似艾

國香和雨入青苔

左氏蘭

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爲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知

是多情得得來

僧貫休詩一鉢一鉢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

人去殘英滿酒樽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

是風流楚客魂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王有招鬼以招屈原之鬼則可謂之楚客鬼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腰一道斜自注云孤山寺在湖中草綠時望如裙腰

盈盈解佩臨煙浦

游漢江見二女請其佩一女解佩與之既而視之空懷二女忽不見

脉脉當爐傍酒家

援漢司馬相如賣酒臨邛每自滌器文君當爐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

厚老杜詩朝夕催人自白頭

朵含風露

老杜詩斬新花藥未應飛

洗盡鉉華見雪肌

曹子建洛神賦云芳澤無加鉉華不御生芳澤香油也鉉華乃粉也

色鬪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

麗情集鴟目鳥詩待月西窗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樹動疑是王人來照鴟目鳥即崔氏婦

而吐涎然龍涎無香能發衆香故人用以和香弄水精如意傷夫人頰血污袴帶令堅合藥云得白蘋韻雜玉塊珀屑當補城此痕也

大食國其龍多蟠於洋中之大石卧龍涎香名非但西陽雜俎吳孫和悅鄧夫人常置牋上和

要將真

湖面初驚片片飛
樽前吹折最繁枝師退
君贈
湛長江去
何人會得春風意
怕見梅黃雨細時

退之風折花枝詩春是多情思故陳繁枝折次公老杜詩亡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

長恨漫天柳絮輕韓退之詩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未解無私造物情

櫻荀

升序元祐六年辛未作

櫻者狀如魚子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
以饌佛僧甚賈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虧毳中蓋花
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剥取過此苦澁不可食矣取
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同
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已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剖癉欲分甘

李攀王與上移取合攀王研題云方藥有歸
苦是薩西王赤殊略不存思曰懷櫛葉散夜以頭擇龍蕭頭敢言美
公正盧全詩竹林吾所惜新筠好看守萬擣抱龍兒擣逆溢林
數爾後漢費長房投竹杖於葛陂化爲龍故後世謂筠爲擇龍願隨
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

荊子宿於故人之家，故人殺雞而烹之。荊子問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
青蓮宇肉身
吉蓮遂冠蓋葛藟木肉身
維摩經如入薈葛林結爲

青蓮生字佛昌也。達夫者畱才惟聞遠音，香不聞他香。

宣宗曰朕耳冷不知有卿也

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慳晈霖
俗諺有
憲值風晈
采雲知易散白樂天詩綵
楚詞恐

鳴芳百草
爲之不芳

明朝便陳迹試着丹青臨

師臨摹也古人
謂摹書爲臨書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公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臘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

子曰杜詩蒼天
變化誰料得

小詩

圓

笑語

不能伴兒

嬉

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

先生留劉景

文詩亦云

德潤

按抗州苗經萬松

玉蕊榮檀心兩奇絕

次公

李白詩

嶺在錢塘舊治正南到縣

一十里

光景兩奇絕

次公

唐摭言

先生將有

會稽之請故也

笑指西湖作衣鉢

元以下到主司

同者

禪家

謂傳法爲傳衣鉢

醉中不覺渡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

次公先生將有會稽之請故也

笑指西湖作衣鉢

次公唐摭言元以下到主司

贈朱遜之

并引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于潁或言洛人善接花

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

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知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

黃花候秋節

纈月令季秋之二月之節候起於夏

坤裳有正色

覆周易坤六五

黃裳元吉鞠衣亦今名

官后周

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以蟲魚草木正十

夏小正

戴禮之篇名以蟲魚草木正十

臣

罪並連

臣

厚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齊陰太守單王賦稅之兄中常侍超故三府諱云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妃之服有鞠衣鞠之花黃黃陰中之色后蠶服鞠衣陰事也

似淵明

覆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玩此忘憂物遠我違世情

君言我所印

王次公寶章記云宣帝異

識真

維摩經

言佛所印可

數

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旣易售粹駿定相傾疾惡逢伯厚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獨立耿玉琴閉門愁永夜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置酒及明發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忽驚庭戶曉木受煙雨沒浮光風宛轉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照影水方折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長賓霜未易掃

厚樂天歌木曲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有珠石方折者有玉

至死不飲渴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寒廳不知春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獨立耿玉琴閉門愁永夜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置酒及明發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忽驚庭戶曉木受煙雨沒浮光風宛轉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照影水方折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長賓霜未易掃

厚樂天歌木曲

厚退之荅張徹云勤來

有珠石方折者有玉

至死不飲渴

君錯不得
眉斧親自伐

眉命曰伐性之斧

惟當此花前醉卧黃昏月

李加其泰宮詩醉到觀能滿牀月

宿林通

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開

零露泣月華

厚謝靈運詩嵒下雲萬合花上露猶泣

溫風散晴葩天公了不睡

連夜開此花

武后詔曰明朝遊後苑火急報君知直湏連夜發莫將吐命取羯鼓縱擊及回顧柳杏皆已

微折吐笑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乎芳心誰剪刻

退之李花

萬堆雪剪方刻

作比連天花

天質自清華惱客香無有弄粧影橫斜

逋梅詩

水清淺

中山古戰國

中山本晉地智伯分爲中

山君也叢臺易水皆是一帶之地殺氣浮高

牙

本參比庭詩日暮

上比樓殺氣凝不開

叢臺餘袴服

前漢鄧陽上書曰全趙之

服盛服也易水寒壯士

去兮不復還

自從此花開玉肌洗塵沙坐令游俠窟

郭景純文選

詩京華化作溫柔家

中庸言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

劉郎歸何日紅桃樂殘霞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

蓋欲請托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共父庚年譜先生以紹聖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坡子庚年譜先生以紹聖元年

十月三日至東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中

上

中

下

左

右

雪未消月色微明師惟與語言極清麗芳香龍衣人因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須一綠衣童子笑歌歌舞師惟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

刺繡相顧

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先生索居江海上

唐明皇天寶

日吾離羣而未遣使採民間

索居亦已久矣

朝國色朝

醉酒

矣

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

國史補李以虛誕

退之送澄觀詩洛陽窮秋厭獨丁丁

中號花鳥使

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葉安間

也

物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

唐明皇天寶

也

也

麻姑過君急掃洒

國史補李以虛誕

曰今家人速掃酒今夜洪崖先生來有

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

未畢門者曰其侍郎取榼子汝命倒還畧無忤色

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葉安間

也

也

中號花鳥使

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葉安間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div

景從上心泊然若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替搜一言破外宮得楊玄琰文壽邸

千偈况爾初不語偈而况如維摩之默乎可憐一轉話他日如

何舉

段話爲一轉語謂一言尚可以破千

鷗鴨櫓江邊閑草木閑客當爲主邇來子美瘦正坐作詩

苦

李白與杜甫詩云試問因苦何太瘦生愁爲從前作詩苦

袖手焚筆研

退之祭柳子厚文以近旁觀東手袖間

又陸雲與兄機書云君苗能文每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研

之興願君理北轍

左傳哉楚令尹乘轍而北之

六轡去如組

援詩勢如組

上林

桃花開水暖鴻北翥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

春荑秋莢兩湏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無鼻何由識簷葛

簷葛施子花也其色白六出而極香佛家以比僧之清行維摩經云如入簷葛林中唯聞簷葛香不聞餘香也

有花今始信

菖蒲

菖蒲最難得花南史梁武帝母張皇后見之曰

芳心未

飽兩蝶寒意知鳴幾蟪蛄

山蟬也孔子曰連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又莊子蟪蛄不

記取明年十二節

一本草圖經菖蒲亦有一寸十二節者

小兒休更繙霜須

烏髮長須故也以菖蒲能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將付造物未易料枯枿也知

宿根深便作紫筍茁乘時出婉婉爲我暖栗冽先生早貴

重廟論推英拔而今城東瓜

漢書載秦故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長安城東門外不記召

南葵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其辭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木活聊將玉檠新

世謂此玫瑰花插向綸巾折白綸巾矣折則折巾更也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百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

次公蘆仝詩題寫花爛熳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

不赴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次公杜詩南京罪浦道四月熟黃梅

游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澹黃一朶特奇特爲作一小詩

醉中眼纈自爛斑天雨曼陀照玉盤

法華經佛說法已入於無量劫三昧是時天雨曼陀羅花

一朶官黃微拂殺鞋紅魏紫不須看

子仁鞋紅魏紫牡丹別名見花譜

三萼牡丹

風雨何年別留真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雨中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着酥煎

山茶

山茶相對本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不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菜 詩五首

春菜

蔓菁宿根已生葉

次公禮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

也陳楚謂之蕷豆祿魯謂之蕷關西謂之蕷青謂之大芥其實一物

也唐本注本草蕷菁一名蔓菁乃是崧類劉恭得荔枝錄云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取其才出甲生啖一也葉舒可羹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久有根可

勦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子問願菜食何味最勝頗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又魯直詩云蕨芽已作小兒拳

李白詩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葉傳文惠大

掇芳辣

次公杜牧晚晴賦兩晴秋新沐兮忻達園而細復

茵陳甘菊不負渠

十載青春不

資鎗繡堆盤纖手抹

次公徐州所有之春菜也自此句至此言

底波稜如鐵甲豈知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久拋

次公魏武謂荀彧曰此豈細事而吾志之

松葛猶細事

次公自北方苦寒至

効徑湧歸莫待齒搖并髮脫

次公終篇懷鄉里之物也

元脩菜

并序

菜之美者有五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余亦嗜之元

脩去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脩菜余去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脩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

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

因公世說言語門載梁國楊氏子九

歲在云楊脩也甚物惠孔平詰其父不在于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曰此是爾家果兒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且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種之

形容之工巢菜蜀人皆識之内地人非親見巢菜者不知其工也

是時青羣女採擷何忽忽然

之復湘之

詩于以湘之往來也

香色蔚其饌

饌字盛器也浦點酒貌詩云有饌旨食

橙

與

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筋空

杜詩言魚鱠曰落堪何

盡苗葉老耕翻煙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

公

唐太宗曰我但見魏衛嫵媚耳

終年繫余曾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

因公

王羲之肯李來禽帖云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皆裹盛爲佳函封多衣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爲致子當種之吾篤喜果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故達爲足

致此子者則大惠也張騫移苜蓿

漢善太宛馬嗜苜蓿張騫始為武帝言之遣使持千金請宛

善馬采苜蓿種歸種之離宮館旁云

適用如葵菘

因公

菜茹故云如葵菘

馬援載意

馬援載意

杜詩人生留帶生理

載已作杯盤想艱難生理索

因公

王義載之云有一

味之甘割而分之也

小摘飯山僧

因公

杜詩人生留帶生理

難斗水何直百豪竟

專饗

甲

杜詩人生留帶生理

小摘爲親情

寄真賞芥藍如菌輩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豚冒土出

齊安舊名

指此說兩翁

雨後行菜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兩漿天公

真富有乳膏瀉黃壤霜根一番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

載已作杯盤想艱難生理索

因公

專饗

甲

王義載之云有一

味之甘割而分之也

小摘飯山僧

因公

杜詩人生留帶生理

難斗水何直百豪竟

清安

蹠掌

蹠厚

說文獸足謂之畜通作蹠左傳宰夫脚能蹠不熟

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新春階下筍芽生厨裏霜旅閑倒舊甕時遶麥田求野蔬
強爲僧舍煮山羹閑無雨潤何須歎身與時違合退耕欲
看年華自有處鬢賓間秋色兩三莖

子由詩云家居閑暇厭長日欲看年華上菜莖

煮菜

并序

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
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玉膏氣暴風
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湏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
知何若食雞豚

何曾性大奢侈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耳

菌蕈

詩一首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造化何時取衆香

續

維摩詰遣化菩薩往衆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

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置滿香飯與化菩薩采飽衆會

法筵齋鉢久淒涼寒蔬病甲誰

能採落葉空畦半已荒

之類

子

杜詩仰峰枯落如

老楮忽

生黃耳菌故人兼致白牙薑

金盤呈

荀蕨鄉

杜詩放筋未覺金盤呈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四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題畫

投贈

詩二十七首

贈孫莘老十絕

嗟予與子久離羣公曰禮記子夏曰吾過矣耳冷心灰百不聞

厚曰耳冷見前注又莊子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湏舉白便浮君

厚曰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觴者浮以大白吳都賦出躡珠復動以千百里謙巷飲飛觴舉白注行觴如飛大白杯名有犯令者舉而罰之

天目山前渌浸裾

公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州安吉縣天目山三萬六千尺父老云欲渡難及避

水少火天目海陵山爲第一而水經浙江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極高峻崖嶺疊西臨後澗山上有霜水皆是數百年樹謂之雙鳳林按王存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界首十五里故天目山於寰宇記則係之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潛而於潛雖屬杭州蓋與湖州接境也

碧瀾堂下看銜艦

公曰舳艤相銜也

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

公曰先生倅杭以開運鹽河至湖其言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謂於此可以爲堤而事不在已按寰宇記

云苕水出自浮玉山又云雪言水苕水之別名深不可測中多鯰魚而太湖載在常州云禹貢謂之震澤周官謂之具區史記謂之五湖從湖州長興縣界北入常州晉陵界又入無錫縣界晉陵之東入蘇州吳縣界周回六百五十里而九域志於潤州云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常州七十四里此所謂苕溪之入太湖宜矣

苕溪入太湖

公曰先生倅杭以開運鹽河至湖其言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謂於此可以爲堤而事不在已按寰宇記

夜來雨洗碧巒屹浪湧雲屯遶郭寒

公曰選詩茲嶺復巒聞屹又云岩高白雲屯

有弁山何處是爲君四面意求看

公曰弁山按寰宇記載在烏程縣

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暫借官奴遣吹笛明

公

曰溪雁是前篇所謂苕溪也寰宇記又載在烏程縣水雪言溪條下云雪者因水激射之聲蓋四

朝新月到三更

公曰溪雁是前篇所謂苕溪也寰宇記又載在烏程縣水雪言溪條下云雪者因水激射之聲蓋四

驛橋下泊恣看脩綢出銀刀

公曰駢駢名之劉禹錫詩曰駢駢形似

上蘋風起鸕鷀杯中若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臘楚糟

公曰書禹貢淮夷蠶珠暨魚

下春杜詩出網銀刀亂

公曰駢駢名之劉禹錫詩曰駢駢形似

烏程霜稻襲人香

公曰烏程是湖州縣名寰宇記云古烏程能

命之言酒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而李善引盛弘之荊州記曰

祿水出豫州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極甘美與湘東

鄱湖酒年釀作春風雪水光

次公

曰雪言水已具前注按寰宇記此專在長興縣之言水條中而苦水在

嘗獻之安吉縣大率一水二名之時復中之徐邈聖

書郎時科酒禁而邈

所經歷而皆是湖州耳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解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耳竟得先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斃於陽

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

次公狂

厚曰西漢蓋寬饒字次公爲司隸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

已下皆賀寬饒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

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母多酌我

去年臘日訪孤山曾借僧窻半日閒

次公孤山在杭州見前卷先生臘日遊孤山訪勤思

詩注二僧不爲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徑須還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

鴛鴦湖邊日如水孤舟夜榜鴛鴦起平明繫纜石橋亭慚

愧冒寒、鬚御史

次公

曰指言錢安道也

心無數今有幾寂寞抱關歎蕭生

政

曰前漢蕭何之傳霍光秉

皆召見先是上官桀等謀殺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先露索去刃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曰不願見於是光不望之而仲翁至光復大夫望之署小花東門候仲翁出入傳呼甚寵顧謂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哀揚子

厚

曰前漢揚雄傳贊云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

人主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時以耆老父轉爲大夫蓋黃門郎掌守門戶故執戟潘岳詩云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采却秀發

次公

曰楚詞遠遊章句序文采秀實

奈何世人共抑真跡矣毗陵高士錫爲骨陸子遺味泉冰

齒

次公

曰毗陵常州也高山即惠山也陸子陸羽也羽善煎茶次第水品以無錫惠山寺石泉爲第二包佶贈劉尊師詩曉漱瓊膏冰

齒寒祖謙曰韻語陽秋云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癟夾

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甲於二浙者以有錫也

賢哉仲氏早拂衣占斷此山

長洗耳

厚

曰晉孫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足波生指儻容逸少問金堂

金

曰許邁嘗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

草左元放之徒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記與嵇康留石髓

次公

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

半與康康疑而爲石列歎曰
長夜志趣非常而不遇命也

贈治易僧智周

寒牕孤坐凍生餅

餅曰唐鄭棨詩
練餅粘柱礎

尚把遺編照露螢

螢曰車胤以練囊盛

書讀

閣東九師新得妙

厚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文中子云九師與而易道微

呂公曰晉

使翼傳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出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

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退之詩春秋五傳束

高閣

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高閣夢吞三畫舊通靈

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

琴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巍巍乎志在流水

湯乎鍾子期死伯牙絕絃破琴終身不復鼓

石爲徒頭談至理石皆若點頭

厚曰生法師講經人無信者乃聚

石爲徒頭談至理石皆若點頭

齋罷何須更臨水

圓曰晉書佛

圓嘗齋時

此洗心退藏於密

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

中自有洗心經

圓曰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閣夢吞三畫舊通靈

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

斷絃掛壁知音喪

厚曰吳虞翻立易注奏上

臣郡吏陳挑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歎

樂天詩

三十九歲暮日斜時龜父曰蘇氏

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

厚曰杜

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

厚曰長夜漫漫何時旦

饑鼯喚空案數朝閉閣卧霜髮秋

圓曰陳萬

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

圓曰禹錫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圓曰白居易詩病與樂大蕭

蓬亂

圓曰詩首如飛蓬

傳聞數者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苦安慰不

圓曰段太尉謚曰忠烈宋史反召段秀實議事秀實戎服與源休並膝語至潛

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

圓曰段太尉謚曰忠烈宋史反召段秀實議事秀實戎服與源休並膝語至潛

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

圓曰段太尉謚曰忠烈宋史反召段秀實議事秀實戎服與源休並膝語至潛

而走

圓曰段太尉謚曰忠烈宋史反召段秀實議事秀實戎服與源休並膝語至潛

吾恨不斬汝萬斬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此舉臂自捍才中其額血

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

圓曰段太尉謚曰忠烈宋史反召段秀實議事秀實戎服與源休並膝語至潛

位秀實勃然而起執原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此面大罵曰狂賊

吾恨不斬汝萬斬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此舉臂自捍才中其額血

圓曰段太尉謚曰忠烈宋史反召段秀實議事秀實戎服與源休並膝語至潛

流匍匐

圓曰莊子鵠鵠巢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餘暖

圓曰莊子鵠鵠巢

願君更信宿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圓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列子揚朱曰百年壽之大限得百年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圓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

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

晝覽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

其

嘗曰莊子遊於無何有之鄉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

軍遠征肅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楨矢丁零盜蘇武牛羊

可并案也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踈

功曹官蜀多寒衣大裙不中節度自今採吏衣皆令去三十數年大

抵九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又救

改其俗如楚趙

未遭甘鷗退

接曰左傳六鷗退飛過宋都風也

孔融朝之曰大將

鬚百吏走坐變齊俗緩

孔融曰西漢竇太后好老子書方問轍

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

其

間近憂樂歌舞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爲神所玩湏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

嘗曰莊子遊於

無何有之鄉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

軍遠征肅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楨矢丁零盜蘇武牛羊

可并案也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踈

功曹官蜀多寒衣大裙不中節度自今採吏衣皆令去三十數年大

抵九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又救

改其俗如楚趙

未遭甘鷗退飛過宋都風也

孔融朝之曰大將

鬚百吏走坐變齊俗緩

孔融曰西漢竇太后好老子書方問轍

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

其

者彌節整紛亂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易曰觀盥而不薦

奮

堯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愧煩賢使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質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鬚百吏走坐變齊俗緩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鬚百吏走坐變齊俗緩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質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質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質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質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質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質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質

離騷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奮

喬侯瑚璉

孔融曰清廟祀文王也

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

之曰令司馬着帽進其見重安者如此

雖無窈窕人清唱弄珠

貴

然端如貴珠

有說劍篇

曰莊子

二豪沉下位

曰戰國時從人橫人俱

三十舌說萬乘以取名

說劍

側焉如螺巒之與螢蛉

暗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江陵城樓懷歸而作登樓賦

起慵懦

援曰禮記繩累

幸有縱橫舌

以三十舌說萬乘以取名

說劍

側焉如螺巒之與螢蛉

暗

富貴逼

援曰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

炙手可熱次公

曰杜詩炙手可熱勢絕倫而杜田補遺引唐史遺事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援曰揚雄草太玄

有以自守汨如也

嘿嘿老儒館行看

曰劉伶酒德頌二豪侍

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以西京擾

火埋濕炭

豈似草玄人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

曹

曰按年譜先生熙寧七年自杭移密至元豐二年己未自徐移湖首尾凡五年

誰能斗酒博西涼

圓曰後漢孟仁字伯郎以蒲萄酒一斛遺張讓即拜佗涼州刺史

但愛齋厨

法政香舊事真成一夢過高談爲洗五年忙清風偶與山

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枕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

茫

師曰淮山敬言策云

一朝卧疾在牀

茫

衆苦繁纏前路

茫

未知何往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

典曰成都古今記天涯石在大東門內昭覺寺相對高六七尺

將心到處

遣人安

公

曰傳燈錄惠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

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

嚴經事亦見傳燈錄

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圓曰盧橘楊梅二果名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柑橙杷燃柿唐子西作李氏山園記言園中盧橘爲特

盛世說孔融指楊梅戲

謂楊脩曰此君家果耶

贈錢道人

書生苦信書

彥章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負輕

出千鈞諾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不知幾州鐵鑄此一

大錯

圓曰北夢瑣言羅紹威以魏博牙兵驕甚盡殺之遂爲梁失溫所制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

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靜觀殊可喜脚淺猶容却而况錢

夫子萬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

厚曰傳燈錄一鉢歌亦無藥亦

無病正是真

如靈覺性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

次公曰杜詩鎖石藤稍元自落倚玉枯骨見來枯

倦遊不擬談玄牝

纏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長笑老浮屠

次公曰維摩詰以方便示病而說法

絕學已生真定惠

次公曰老丁絕學無說禪夏文佛書有戒定惠

爐

贈袁陟

莊惲有集十卷嘉祐間終秘書丞

是身如虛空

次公曰不可撮摩又云平等如虛空

萬物皆我儲胡爲

兄與

莊子曰莊子假使化子之兄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

游予無何有

次公曰莊子游於無何有之

強分別

次公曰維摩經言仁者強生分別

百金買田廬不見袁夫子神馬載

一飯不願餘

次公曰柳子厚贈江華長老詩云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

官湖爲我池學

舍爲我居

次公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從容是魚樂已今義未審若呂叔宣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此身自蘧蔭

次公曰蘧蔭蒙繆是已有云鹿竹席則詩不能俯則國語蘧蔭蒙繆是已有云鹿竹席則詩

子知魚

次公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

贈章默并叙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弃家求道不

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奉以是

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一少助

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

次公曰陶潛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朝吟噎鄰

里夜淚腐茵席前來黑花生今歲白髮出

次公曰論語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恨與天地畢

次公曰天地畢則其恨之無窮也

願求不毛田

次公曰傳云錫之不毛是已

親築長夜室

次公曰古詩送子長夜臺至言墓也

難從王孫裸

次公曰前漢楊王孫病且死令

未忍

夏后堲

次公曰禮記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燒土葬也

五陵多豪士

次公曰高帝葬長

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陵皆在長安北徙天下豪傑之家以實之

百萬付一擲

次公曰按唐僧玄應一切經音義曰尸陀林此言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國曰通明七賢女經云七賢女者並是諸大國王之女遇賞花之節百千人衆各各奔趨所遊之處以爲取樂

踐有爲迹弃身尸陀林

次公曰晉劉毅家林此言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國曰通明七賢女經云七賢女者並是諸大國王之女遇賞花之節百千人衆各各奔趨所遊之處以爲取樂

七賢女中有一女曰諸姊妹我與汝等不可亦同衆人遊賞鑿窯取其世樂也却同諸姊游戶陀林諸姊曰彼處盡是死屍汙穢有何好事女曰諸姊但去甚有好事既到林中遂指死屍謂諸姊曰屍死在這裏人向什麼處去諸姊諦觀於是悟道又西域記言如來在日葬諸丘於戶陀林又三水小瀆云僧從謙卒遺言送戶於建春門外戶陀林施與鳥獸爲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烏鵲任狼籍次公曰莊子上爲烏鵲食下爲蠅蟻食

贈葛葦

竹椽茆屋半摧傾肯向蜂窠寄此生

續曰有學逃死生法者乃許死寄龜壳于蜂窠

中鬼卒尋之了不可得次公曰蜂窠寄此生不過言其所居窄小而懸露耳先生又有詩曰舉族長懸似細腰舊注所引與詩意不相干

非長恐波頭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

續

曰孟郊字東野

大草

闕

臨張伯英

周

曰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其後晉人衛瓘索靖亦俱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肉

消遣百年湏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煙雨裏青

山斷處是君家

贈杜介并引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

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

續

曰天台山記云石橋路不盈尺長

數十丈下臨萬丈深澗推忘其身然

後能濟度得平路始見所謂天台山者

秋風吹

苗

露

次公

曰菌草上之露也宋永初

不絕菌者草名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故鮑

昭有苦熱行云瘴氣晝董體菌露夜霑衣

飛錫過

次公

曰孫綽游天台賦云王喬控鶴以冲天雁真飛錫以羈

見所謂天台山者草名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故鮑

昭有苦熱行云瘴氣晝董體菌露夜霑衣

翠濕香嫋嫋應真

次公

曰寧州瘴氣菌露四時

見所謂天台山者草名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故鮑

昭有苦熱行云瘴氣晝董體菌露夜霑衣

雲鳥舉意欲從之翛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

次公

曰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振策念輕

次公

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故孫綽賦云赤城霞起而

遊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故孫綽賦云赤城霞起而

矯

次公

曰孫綽賦云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鎔鎔注曰

金策錫杖也又云晒夏虫之凝冰整輕翻而思矯

次公

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孔靈符

地必掛於壁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

絕澗度

次公

曰司馬相

如家徒四壁立

振策念輕

覺來如墮空耿耿户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
子何人長嘯萬物表妻孥空四壁

次公曰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振策念輕

次公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故孫綽賦云赤城霞起而

矯

次公曰孫綽賦云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鎔鎔注曰

金策錫杖也又云晒夏虫之凝冰整輕翻而思矯

次公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孔靈符

地必掛於壁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

絕澗度

次公曰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振策念輕

次公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故孫綽賦云赤城霞起而

矯

次公曰孫綽賦云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鎔鎔注曰

金策錫杖也又云晒夏虫之凝冰整輕翻而思矯

次公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孔靈符

地必掛於壁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

絕澗度

次公曰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振策念輕

次公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故孫綽賦云赤城霞起而

矯

次公曰孫綽賦云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鎔鎔注曰

金策錫杖也又云晒夏虫之凝冰整輕翻而思矯

次公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孔靈符

建標瀑布飛

飛步凌縹渺問禪不歸舍屢爲瓠壺繞

繩

曰倦遊金鑾長

老問歐陽景取書索米于玉泉

長老景授一絨又詩一絕云金鑾來

覓玉泉書金玉相逢價倍珠到

了不于藤蔓事壺蓋自去纏壺蓋

很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見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

裁眉五臺至壺山天台獨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載家藏十六羅

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

凝爲花木桃李乃藥僅可指名

馬名

發茗椀剪刻分葵藜

次公 羅漢頌後跋云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剛

是謹按蘇叔黨所作王元直墓表云初季父慶時

退之進學解云久暖

原官於雅州以論事不合取官長怒即謝病去

時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剛

了然見之載家藏十六羅

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

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

次公 畫曰韓退之進學解云久暖

拂衣自注下下考

次公 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宜考下下

芋魁飯豆吾豈無

次公 謂曰翟方進傳童謠佩一壺遊秋毫太山小

遊還佩平生壺

次公 曰杜牧之獨酌詩云獨

青衣江畔人爭扶

次公 曰慈姥巖青衣江皆在青神縣

由蚕市中有遺民懷袴襦

次公 曰後漢廉范爲蜀郡太守民歌之

中之黔相指似白鬚紅帶老不癡

次公 我從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欲西歸卜鄰舍隔牆撫掌容歌呼

次公 曰前漢曹參傳相舍後園

回頭空指黃公壺

次公 曰山山壽也王戎也顏延年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山壽王戎以貴顯被黜也

次公 壺事見荅

錢穆父詩注

贈王子直秀才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游

次公 行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

獨酌暢五車書已留兒讀

荅曰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二頃田應爲鶴謀

援曰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
佩六國相印乎次公曰子直住鶴田山
主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
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陳蕃乎
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頭

買曰盛引之荊州記李衡字叔平仕

吳爲丹陽太守遣客於武陵

千株臨死語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

食歲得千疋

綃亦足用耳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俟

援曰漢鄧平

也秦破爲布衣種爪長安城東

水底笙歌蛙兩部

編曰南史孔稚
頭龍縣汎州種柑橘千株臨死語其子
曰吾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

山中奴婢橘千

贈鄭清叟秀才

次公曰扶胥泥子皆經海之處也

胡爲犯二怖博

此一笑喜問君奚所欲欲談仁義耳我才不逮人所有聊
足已安得相付予過聽君誤矣霜風掃瘴毒冬日稍清美
年來萬事足所少惟一死

編曰冷齋夜話摩訶衍對梁世祖云貧道客食陞下三十
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澹然兩無木滑淨空乘几

所欠者只一死耳次公曰宗預曰吾

澹然兩無木滑淨因書之

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愕者累日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鬢心已灰

纏曰莊子身若槁木心若死灰

青松合抱手親裁

援曰老子合抱之木

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楊耆

并引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貧所異
於昔者蒼顏白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
窮者鄙使者逢時遇合豈必滅當世之士哉頃宿扶
風驛舍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富
今貧者余亦爲悽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
雨不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栖胥與逆旅者何異
故出以與之

孤村微雨送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檻馬悲
歌互答有寒蟹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倚牆勸爾

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戲贈

戲子由

究立先生長如丘死丘學舍小如舟也時子由爲學官常時
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公曰唐進士張彖志氣高大
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未嘗低折於人嘗曰大丈夫有
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逃於嵩山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
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厚曰東方朔言侏儒欲死臣朔飢欲死肯爲兩
立求秦優覆曰秦始皇置酒而天雨優旃謂陛楯郎曰汝雖長眼
事不讀律博士不尋常雨中立我雖短幸休居始皇乃使陛楯者得半相代眼
全文交作嘲謂之詞曰評致君堯舜知無術公曰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曰讀書萬卷猶
事不讀律博士不尋常有今日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又唐沈勤矣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勸農冠蓋開如雲公曰班固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送老鑿鹽甘似蜜公曰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
朝鑿鹽
文太學四年門生萬事不挂眼公曰韓退之詩吾老也治中別駕古通判之任
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公曰杭州別駕先生自言也治中別駕古通判之任
堂五丈容旗旄公曰秦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重樓跨空雨聲遠
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公曰是時多流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
曰按先生詩案云是時多流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
箠貧民也某平生所慚今不復取矣以譏諷鹽法太急也道逢陽
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公曰陽虎事見論語陽貨篇又手對吾揖按先生詩云是時張靄俞希白作監司某不喜其人然不敢與之爭議故比之以爲陽虎也居高志下真
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公曰杜詩文章真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子畫曰按鹽官縣圖經云縣管六鄉隋開皇九年置杭州鹽官縣屬之有鹽場十所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夜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曉
鼓却隨鴉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顏曲眉應入夢千夫
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公曰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我州賢將知

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公須

軟鑑曰明皇歲幸溫湯諸楊節在宮東帝臨幸賞賚不貲計出有賜
日錢路返有勞曰軟腳局曰大唐誓疑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腳局人出錢三百千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及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着霜溪木

上茗花正浮雪

苦溪詳見宿餘杭法臺寺詩注中

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

瓜紅勝頰

局東海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

又曰杜詩色好梨勝頰

故夫曰吳興統地云梅溪一

怪杜牧尋春遲

局曰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遊之刺史

崔君張水嬉使州人卑觀令杜牧閱之因見一女

絲只好對禪榻

局曰杜牧詩今日鬢絲禪

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兒是木人石心也老杜詩刀鳴

瞻纓未去先說饑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

為吳興太守

應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

居祖曰沙河塘見前望海樓晚景五絕注中

一畊花老一番新小

樓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

局曰舞有大垂手小垂

手垂手人言解舞之人

和邵同年戲贈賈牧秀才二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

居曰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

相親局曰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白頭如新

尚可容三徑

局曰左傳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牛不相及也跡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云不相及也杜詩去馬來牛不復辨正用此矣又書曰馬牛其風

願十鄰左傳非宅是十維鄰是十鄰詩明月好從三徑夜綠

蘭緝佩

局曰離騷紉秋蘭以爲佩

揚宜作兩家春局曰杜詩王翰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

幽此身自斷天休問

局曰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

白髮年來漸不公局曰杜牧詩

道世間惟白髮

朝見新荑出舊槎

局曰此篇先生本注云時賈欲再娶則詩意皆涉夫婦事也新荑出舊槎使枯揚生荑之義

舊注乃引甘泉賦列辛夷於林薄又老杜詩
辛夷始花亦已落以新爲辛以夷爲夷非是

驂人孤憤苦思家

日韓非有孤憤篇言孤獨而憤悶也惟孤憤故思家爾舊
注乃引冒頓慢書云孤憤獨居按西漢書乃是孤憤字

五噫處

遼未央學意蕭宗聞三賦先生多誕誇援曰相如奏子虛上林
寡相如繆與臨印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文云蕙帳空章北山移

芳夜鶴怨筒中錢盡按無鮭安國曰先生峩峩秦大虛書曰初到
仍以大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厚曰南史庾景之清平自業食
惟有葷菹蕪葷生葷雜菜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
十七種菜謂三葷也

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衣時賈欲再娶援曰盧仝詩夜衣半醉祭夜半開

當書不肯啓夜公曰杜詩曰檣烏相比翼發又曰危檣逐夜烏

半醉祭夜半開

上刻爲鳥形以占風爾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在前相風正是刻鳥於竿上名之曰相風晉傳玄相風賦云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是科第無心摘領鬚科第如摘領底鬚

曰韓詩連年收黃帽刺船忘歲月

又曰檣鳥宿處非又曰檣鳥終歲此半檣竿

厚曰前漢鄧通以櫂船爲黃頭郎注云白衣擔酒慰鰥孤日晉陽春秋

潛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菊也盈把久之白衣人至乃江州刺史王弘送酒既便酌醉而後歸獨公歸

曰莊子徂公賦芋日朝三而暮四衆徂皆忽然則栗而小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水

朝四而暮三衆徂皆悅疏云芋橡子也似栗而小伯知饑爲出鱸厚曰山海經朝日之谷

神曰大吳是爲水伯波渺渺正愁予厚曰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

愁子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詩戲之

二首

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
愛酒龍山客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
湘一葉舟之詩共泛清

西閣珠簾卷落暉十朋
日王勃賦王閣詩珠簾夜捲西山雨

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厚
日後漢伶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玄既爲苦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詩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

公

曰此句學者多不曉蓋以杜詩錦里先生烏巾惑之也成都謂之錦官故亦謂之錦里

老去賤鳶鳶在

厚

曰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鳶鳶鳥鳶歌也

杭川臨安縣昔日錢王時賜名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絕又有題名

錦溪今句特取錦里先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

莫欺九尺鬢眉蒼

海

曰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鬢眉蒼詩人

公子歸來燕燕忙

接

曰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樂上見趙飛燕而說之先是又有童謡

郎中許云燕子人亡三百秋

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行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郎中許云燕子人亡三百秋

柱下相君猶有齒

接

曰張蒼自奏時爲王在下方書漢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刺史賈師曰白樂天山遊示小妓詩莫唱揚柳枝無

君斷平生謬作安昌客

接

曰前漢張禹子尤著者彭宣戴

略遣彭宣到後堂

接

曰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刺史賈師曰白樂天山遊示小妓詩莫唱揚柳枝無

錢道人有詩云直湏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首斷故應無齒者

嘉

曰圈覽經云苦口難言覽不口昭與照者同時拔滅雖如有人自斷其首已斷故無能斷者

冰銷那復有冰知

嘉

曰圓覽經云善男子已斷滅無滅礙者冰已斷滅無滅礙者

不如無鏡自無塵

接

曰我心未寧少室參達麻栗傳衣得法焉

只從半夜安心後

厚

曰慧可大師即所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

刺傷足云云覽清淨心無病痛覽

公

曰楞嚴經畢陵伽婆蹉言毒頭痛如刺其師欲爲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

受果何襟此耶大道匪遙伎其南矣

公

曰傳燈錄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援時冰釋爲水

也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公

曰我心未寧少室參達麻栗傳衣得法焉

贈張刀二老

嘉

曰張子野湖州烏程人刀景純潤州丹陽人

兩邦山水未淒涼二老風流總健彊

公

曰杜甫寄贊上人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各飲三萬六千

接

曰白居易九老詩九人五

百八十四施紫紝朱白鬢湧

公

曰白居易九老詩九人五

觴

縵

曰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藏春塢裏鶯花鬧

藏春刀

公鳴名

仁壽

橋邊

日月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壽橋

張子野所居白居易詩鐘乳三十兩金釵十二行詩人指言子野子野多寵姬以戲之也

梅聖俞

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爲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

鎮叔

詩翁憔悴老一官

厭見苜蓿堆青盤

閩

閩州長溪人薛令之

鮚魚綠竹竿

縵曰梅聖俞以詩知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敕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仕宦亦何異鮚魚綠竹竿乎聞者以爲名對

今君滯留生二毛

留

帶周南又

飽聽衙鼓眼黃紬

縵曰周泰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繇調之曰君釋褐更

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獮猴騎土牛

縵曰世傳太祖戒敕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更

歸來羞澁對妻子自此

自帶周南又

身騎土牛願君恰似高常侍暫爲小邑仍刺史

縵曰高適爲封丘縣尉有詩云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

然却遭明主放還山

縵曰孟浩然爲主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登宰府三十六日而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

君封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

縵曰魯恭爲中牟令螟傷稼禾入境又宋均爲九江太守

明朝只恐兼烹鶴

縵曰小說言不好事漢戴封爲西華令持汝穎有蝗蟲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

喬將行烹鶴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縵曰退之送石處士詩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鶴鶴聽呦呦

縵曰素虬以言刀劍也烏用是鶴鶴者呦呦也詩鹿鳴曰呦呦鹿鳴自從烹鶴燒琴後

佩犧便可先呼報恩子

縵曰退之送石處士詩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

仍帶醉鄉侯

縵曰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贖劉伶作醉侯

詩云若使劉伶爲酒
帝亦須封我醉卿侯
周彥倫隱鐘山後應詔出仕欲過此山孔
稚圭乃假山神之意作北山移文以却之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

次公曰莊子云心若死灰

燭全月蝕詩青山死瓦色

白雲不

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

手仁曰按子由

辯才塔碑云沈

公遘治杭以師住天竺靈感觀音院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又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復以上天竺三界師捷之在天竺也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公抃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即先生詩意也

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

次公曰樂天天竺詩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

鐘會造焉不爲之禮而鋟不輟良久會去康問曰何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寄聲問道人借

禪以爲詁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

續曰嵇康居貧與向秀共

鍾會造焉不爲之禮而鋟不輟良久會去康問曰何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道人笑不

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

續曰金剛經若心

有住則爲抹住又

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曾曰按杭州圖經

云楊梅鳴在南山

云始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

梅

種近瑞峯楊梅甚盛有紅白二

種今杭人呼白者爲聖僧梅

夜過舒堯文戲作

堯卿曰名煥字

時爲教授

先生堂前霜月苦

次公曰何遜集載何賓詩云蒼茫曙月苦

先生稱人之子弟

射之注云贊進也郎君指言堯文之子

坐安只斂衽誰敢侮

房卿曰韓書東方朔之自贊曰臣嘗受易請

文非嫡也南史崔道固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

謂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人與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

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故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

兄晉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

十餘歲有詣微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母

曰微賤如此庶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此

二房卿曰此言堯

皆微辭以戲之故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

戎

交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儻冲清賞非

鄉倫也共鄉言不如共同戎談

厚曰王羲之傳王述蒙顯授羲

之取爲之下謂諸子曰吾不咸

戎

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

戎

戎

戎

懷祖而位遇縣貌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

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

公曰

此篇全用陳遵事以比陳季常孟公遵字也

醉後關門防客走

謫終爲賢太守

公曰哀帝末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發西曹

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白遵曰陳芻今日以

不妨閑過左阿君

遵爲河南太守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百

間里自浮沉笑問伯松何苦心

公曰遵少與張竦伯松相親友嘗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若身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所不能吾而效

忽然載酒從陋巷爲愛揚雄作酒箴

公曰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盤從游學雄作酒箴以諷諫成

家安得客孟公從事只識陳敬驚坐

公曰遵所到衣冠懷之唯恐

老居

公曰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檀葦

笑唾

公曰選詩主稱千金壽劉义詩云玉石共笑唾

徐邈狂言孟德疑

公曰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爾

復一中之

公曰贈孫莘老七絕風流自有高人識正旦朝庚亮問亮

子有靈應撫掌

公曰二子杜詩勿問通與介徐公自有常二

獨醒

公曰居原漁父詞曰衆人皆醉而我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

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
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
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荅子一
以荅慎明年子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

次公曰高安則筠州也是時子由謫監筠州酒稅

一時抖數舊塵埃

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

余送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湧

知千里事同風

慎老和余詩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

堂自有老師兄

余由答子由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到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

無一物可擔回

慎老答子由詩

大士何曾一生死

次公曰指言慎長老

小儒底處覓窮通偶流一吷千

山上

次公曰莊子道仁義於戴聖人之前猶劍首之一吷也

散作人間萬竅風

余和慎詩厚餘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戲周正孺二絕

折臂二公未可知

續曰西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金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二公而無嗣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會當千鎰訪權奇

次公曰前漢禮樂志天馬詩志倣儼精權奇

勸君鬻駱猶閑事腸斷閨中楊柳枝

次公白居易既老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駕壯駿競乘之亦有年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馬釀首反顧一鳴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泣且拜婉戀

者善唱楊柳人多以曲名之將放之馬有駢者駕壯駿競乘之亦有年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馬釀首反顧一鳴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泣且拜婉戀

有辭竟鬻駱而留素

天旣新頒玉臯驛

次公此先生自言以爲意

故人共弊亦常情

續論語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則相如賦則相如賦之而無憾

換馬還應繼二生

次公換馬事見張幾仲有硯以劍易之詩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

次公醉翁歐陽永叔詩也

清

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飢試問鳳凰飢食竹

鵝莊子
梧桐不止非練實者張騫得其種來中原亦可以爲蘿薛令之所謂苜蓿是已

布穀

後漢馬衍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退之詩挈攜取維口瀾翻布穀催耕鳥也

東川清絲寄魚官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

鵝溪東川溪名

上有千歲交枝藤生谷底飽

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爲老侍從骨寒只受布與

繒牀頭錦衾未還客

驥老杜有贈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絳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壽房中有掉尾鯨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是已

坐覺芒刺在背

駕

漢書霍光駕乘宣帝嘗若芒刺在背

豈

繒牀頭錦衾未還客

驥老杜有贈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絳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壽房中有掉尾鯨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是已

坐覺芒刺在背

駕

漢書霍光駕乘宣帝嘗若芒刺在背

豈

中倒着紫綺裘

次公又襄陽小兒歌倒着白接羅

下有半臂出縹綾

豈

如鬚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

次公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醉

綾唐鄭愚以錦爲半臂崔鉉覽其卷曰真銷得錦文半臂也

綾音普詔切錦青白也

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積

雪未放游塵興白衣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

奇紋出領袖吾鬚雖老無人憎

師韓愈詩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

續晉陽春秋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

急掃花中見白衣人擣酒至乃王弘送酒也

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

援司馬相如子虛賦設爲好者爲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

好者爲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好者爲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

新蟹

解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生矣

漫遶東籬嗅落英

次公

陶淵明在東籬下得王弘酒便開酒對菊

次公

南海使君今北海

次公

徑醉而歸也離騷云夕粲秋菊之落英

次公

平原君強子高酒曰飲

次公

平子路嗑嗑尚飲百榼

次公

定分百榼餉春耕

次公

鳳凰覽德輝

賈誼弔屈原云鳳凰翔于千仞兮覽見德輝而下之

遠引不待遣鵠鴟戀

庭宇

次公莊子鵠鴟疏云鵠鴟燕也

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蛙

次公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一壑之水而跨跡培井之樂又
後漢馬援謂公孫述爲井底蛙而比談天衍
史記鄒衍蠶魚著
有談天之辯

文字退之詩何殊食
蠹魚生死文字間
喘說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比煦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寒色帝笑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也
方多暑而吳牛畏熱見月所以喘也
已五反老人但目擊
子目擊而道存
宋黑子聞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於郢見楚王又杜詩足繭荒山轉愁寂最後六蟲篇深寄
東坡方三問南禪
侍者應足繭
子楚欲攻淮南

恨語淺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溫嶠
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握刀肩撫掌笑曰我料是我奴果如所疑

晚歲戰劉郎
孫權以妹妻先主財才建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不

湏戚戚如馮衍
馮衍妻北地任氏妬悍作書與其兄遂逐之

使與時時說李陽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公又作習池遊

見聞公擇飲莊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